

# 闻立鹏： 追寻至美的脚步 始终不曾停歇

■ 本报记者 朱永安

1919年9月，清华园里又多了一个社团——美术社，它的发起人是闻一多、杨廷宝、方来……此后，清华美术社活动影响日渐扩大，最后社员扩大到60多名，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师的梁思成。

“艺术在他的头脑里已不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娱乐的消遣与寄托、一种绘画技能的训练。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艺术和生命有什么关系？”80年后，闻一多之子闻立鹏在1999年出版的《闻一多传》中如此追问。他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闻一多在苦苦地思考，一代青年在苦苦地求索……闻一多出国深造前在美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美术社成员梁思成、杨廷宝后来成为著名建筑艺术家，反映了中国青年的天才智慧与悟性，也说明清华当时注重美育，强调人的全面素质培养方针的重要意义。”

## 追寻至美

将镜头从清华美术社的成立拉回至99年后的2018年，已经从事美术事业70余年的闻立鹏，与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等几位老教授一起，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写信，表达了进一步加强美育工作的心声。

作为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对于审美精神的思考由来有自，甚至可以说，这种反思的自觉早已融入他的血液。1920年10月，年仅21岁的闻一多在《清华年刊》发表文章，后来，闻立鹏曾特别引用过父亲的一段话：“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人类在这个美术馆中住着，天天摹仿那些天然的美术品，同造物争妍斗巧……人的所以为人，全在这点美的观念。提倡美术就是尊重人格。”

美的价值、审美的意义被闻一多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闻立鹏回忆起自己的美术道路时说：“除了小时候的养育和熏陶外，随着我自己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父亲的理解逐渐加深……慢慢从审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的艺术更加自觉追求体悟一种境界与情感，是从审美角度考虑，不是简单反映什么事情，把它画得像就完了，而是怎么体现美。”

“创造崇高、壮美的意境，是闻立鹏的艺术理想……诗人闻一多的事迹最震撼人心的，是他充实的生命在他事业上临近顶峰时悲壮的结束。在生活中，这是最大的悲痛。从美学角度看，这种悲痛具有崇高、壮丽、辉煌的意味……对崇高、壮美的追求的态度，从本质上说，是对高尚、伟大的人类灵魂的追求。”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如此评析闻立鹏的创作追求。

闻立鹏将闻一多的特点概括为“追寻至美的审美人生”，而他自己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一直探索着。

## 呼唤真诚

为什么今天的艺术作品难以打动人心？为什么在经验积累、技术条件、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都远远优越于前

人的当下，反而鲜见艺术高峰的出现？

“一切成功的艺术创作经验都证明一点，‘能动人者，大抵情真’。区别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的标准，就看艺术中的感情真挚与否。艺术创作，特别反对无动于衷，冷漠无情。没有感情的语言必然是废话、空话、应酬话。”对于艺术的价值和作用，闻立鹏说：“艺术功能多样，总离不开人生的目的。艺术的审美功能是最本质的，无论什么体裁和题材，我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对于如何实现艺术的成功，闻立鹏更是直言：“艺术真诚，这是艺术创造活动中一种最神奇的力量。”

如果说在其代表作品《红烛颂》《大地的女儿》等人物主题油画的创作中，闻立鹏的真挚情感和艺术良知是最能打动观者的因素，那么在此后从写真到写意、从人物到风景的转型探索中，闻立鹏的自然世界里同样充盈着真诚而浓烈的个人情感——变与不变之间，展现的正是艺术家坚守真诚的精神内核。

闻立鹏说：“我深切体会到，艺术从发现与感受开始，却不应以临摹和复制告终，艺术贵在有所创造。而这一切，关键在于真情二字……只有用心灵才能感悟大自然的美、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才能回应大自然的倾诉与呼唤，而自然地流淌出画家的的心声。”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称：“闻立鹏在当代中国美术界备受人们尊重。”而水天中则直接将闻立鹏的为艺为人概括为：“真诚地作画，诚挚地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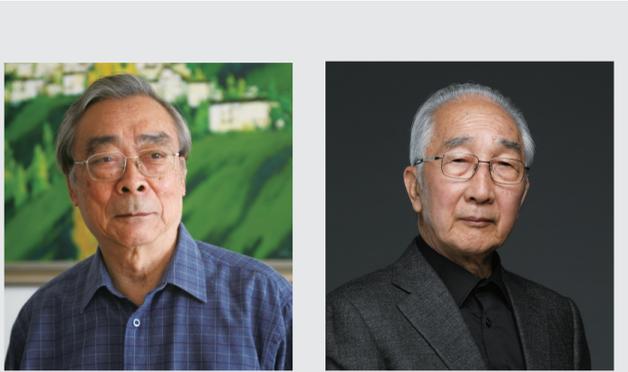
## 寻找自己

“文革”之后，和许多人一样，闻立鹏也曾面对“找到自己”的命题，他坦言：“不知道该怎么画了，陷入一种盲目状态。”“创作活动随大流，总是极力加大保险系数，走早涝保收的道路，磨光了任何个性的棱角。”“千人一面，自我失落。”改革开放以后，闻立鹏也成为较早举办个展、作品较早进入收藏市场的艺术家。此后的市场洪流中，同样需要艺术家面对如何“坚守自己”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除了人格上的那个自我，一个艺术家还需要找到艺术语言上的那个自我。两个自我相互关联，互为映照。

对于前一个问题——也是今天被人们不断提及的问题，早在1995年闻立鹏便提出了警示，他说：“在商品社会，艺术品通过流通传播到社会，因此艺术品也具有某些商品的属性和价值，进而可能具有某种市场价格。但画家作画，首先追求的是艺术价值与品位，这样才能保持一种真诚的心态和独立的人格，才不会受制于人，才不会被市场上‘无形的手’所操纵而失去自我。”

多年来，闻立鹏总是不断地提醒后学晚辈：“现在的商业化对年轻画家冲击很大……我希望年轻画家保持初心，坚定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能为了作品的商业价值而去绘画，一味迎合市场。如果画家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能让市场来迎合你，那是好事。”他甚而更语重心长地给出建议：“多掌握几种技能，以满足温饱。但追求艺术的决



人物名片：

闻立鹏，1931年生于湖北浠水，1947年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品包括《红烛颂》《大地的女儿》《国际歌》《静夜》等。出版有《闻立鹏油画选集》《闻立鹏画集》等，与张同复合著《闻一多传》，合编《闻一多全集美术卷》《闻一多印选》《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等，1978年以来共发表美术论文百余篇，出版《闻立鹏文集》四卷。



人物名片：

靳尚谊，1934年生，河南焦作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57年毕业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并留校任教。执教近60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油画的中坚力量，其开创的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影响深远。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组评审委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青年女歌手》等被中国美术馆等多个国家机构收藏。

心不能忘记。”

1986年，当不少人沉浸在西方至上的情调中时，闻立鹏即明确表示：“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我的艺术触角将同时向东西方两个方向探索。我不拒绝西方艺术体系的观念与技巧，无论是古典或现代的、具象或抽象的；我也决不放松对中国东方艺术体系的学习与吸收，不管是传统还是民间的。让艺术具有现代的、中国的、个性的素质，这是我心里的目标。”而当3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观点成为业界普遍共识时，我们更能感受到闻立鹏对“自己”的清醒意识。

闻立鹏也不忽视具体的观念、风格、技法等方面的探索，他更希望画家们建立大美术的观念，越出画框的范围，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环境。“如果不能做到亲自切入大美术的其他领域的话，起码也要从狭隘的审美圈子中走出来，让美和力共同升华。”

他的学生杨飞云说：“闻先生是一位有核心精神追求，有鲜明艺术特色的学者型艺术家，是我甚为敬重的师长……闻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在语言材料上进行着个人的探索。这些作品构造精炼，具有强烈的表现力。色彩归纳概括，素描简洁到位，侧重表现情绪。画面重视坚实的结构，有着雕刻金石味的力道，雕塑般刀劈斧凿的力度。版画的构成方式，英雄主义式的气质和力量，坚韧的象征意味，构成了闻先生鲜明的个人风格。”

2016年和2017年，“心迹刻痕——闻立鹏油画艺术展”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和湖北美术馆展出，耄耋之年的闻立鹏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我的艺术远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但毕竟也都是我苦心追求艺术心血的结晶。”他如此谦逊地总结。

“几乎每次接受采访都会被问到我父亲，确实，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而且是一辈子的。”闻立鹏很难绕过父亲闻一多的光环。但显然，这光环远非世俗意义上的光环，而是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指引，一座审美王国里的闪亮航标。

# 靳尚谊： 弘扬中华美育 塑造美好心灵

■ 本报记者 严长元

“所有老师之中，董希文先生给我教益最深，从本科到研究生，他教了我三年……”说到众多老师的惠泽，靳尚谊举例说，从1951年画主题创作《开国大典》，到后来吸收了很多壁画特点的油画《春到西藏》，再到1957年与前两者拉开差距的《红军过草地》，董希文的艺术实践告诉他，一个艺术家的创新思维不是最高标准而是基本素质。

毕业后，靳尚谊留校任教，并在后来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江丰、吴作人、古元之后的第五任院长。在任14年，证明了他是一个思路开阔的领导者。1987年，美院的青年教师徐冰刚创作出《天书》时，舆论一片哗然，那些极其精美却无人能识的“伪汉字”受到保守势力的批评，靳尚谊没有忌憚这些，还带上徐冰去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交流。在他担任院长期间，完善了造型学科和中国艺术学科的建构；面向新世纪，在全国率先拓展开设了设计和建筑专业，使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中国美术教育的引领。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是改革开放以来贡献卓著的美术教育家。他推行的教学改革理念与方向为中央美术学院‘多学科大美术’的教学体系奠定基石，为当代中国美术教育格局的构建打下基础，在中国美术教育界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肩负艺术人才‘传帮带’的重要使命，长期坚守教学一线，言传身教、德艺双馨，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坚持写实画风、艺术成就突出的优秀人才，堪称一代名师。”在今年9月7日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建校百年教师大会上，靳尚谊等20位老教师被授予首批“中央美术学院杰出教授”，他同时获颁“徐悲鸿—教育教学奖”。

## 为时代造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会昌》创作于1963年的《踏遍青山》，表现了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带领队伍信步登上山顶的形象。那段时期革命历史画的创作经历差点让他的眼睛受损，但总结这段历史，他认为有两点收获，一是大量创作使他获得了艺术上的锻炼，二是启发他站在画布前更多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世界的探索。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特点，尝试着从广阔的画面向肖像人物的刻画，用单纯、简练的构图以及尽可能少的人物，来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作为一位坚持在人物画特别是肖像创作上积极探索的画家，靳尚谊在人与时代、西方油画与中国精神等当代美术重要命题上做出了独特的回答。

1983年的作品《塔吉克新娘》被誉为“开创了中国油画的新古典主义风格”。1984年创作的《青年女歌手》广为人知，端庄的女学生坐在北国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前，传递着一种严谨、古典的气韵。进入新世纪，

靳尚谊又尝试从中国壁画、水墨中寻找契合点，思索着如何将西方油画的形式、语言精华与中国文化精神完美融合。于是《晚年黄宾虹》《画僧髡残》《八大山人》一个个“走来”。靳尚谊的创作既有个人艺术历程的印记，又饱含时代变迁的感怀。

当中国油画界整体风格趋于苏俄样式时，他独辟蹊径地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作品中体会形象塑造的精神性价值；在各种思潮涌入、流派纷呈的浮华年代，他埋头深耕人物画特别是肖像画创作；当人们不断叫嚷着所谓“创新”时，他强调油画的基础性语言研究……在他特立独行的背后，有在继承前辈经验基础上的学术深入，也有对中国文化独特审美的自信，更有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的思考与观照。“西方油画最主要的类型是人物画，通过人物表达丰富的情感。我要为中国人造像，表现他们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中国画家的职责。”靳尚谊谈到自己的坚持如是说。

## 向未来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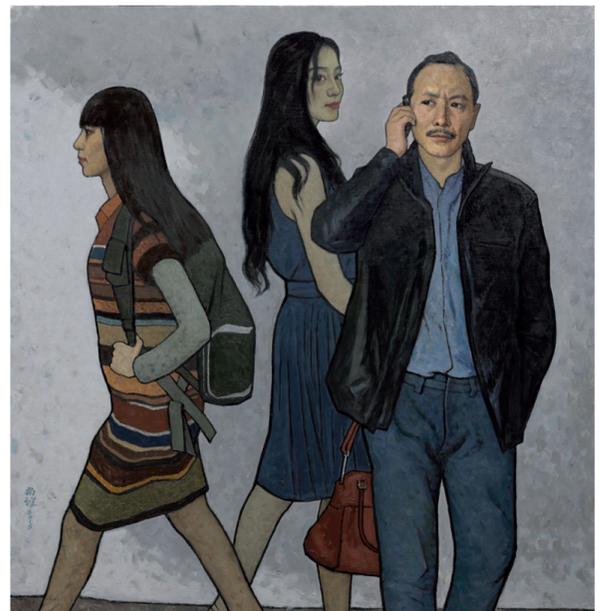
靳尚谊曾表示自己一生最热爱的事是艺术和教学。即使退休了，也是如此。近些年，他把精力投入至公益事业中，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就以发现和扶持青年艺术人才、资助艺术交流和展览为宗旨。前不久，以“视野与使命”为主题的青年画展在全国几个城市巡展，这是该基金会用连续5年的时间，发现并扶持全国各艺术院校、师范院校乃至普通院校的艺术专业的青年教师，资助他们到国外观摩原作并回国举办巡展。该项目成果丰硕，第二期计划也已经启动。他介绍，明年还要举办一个面向全国院校学生的素描大展，就油画创作的一些基础问题展开研究。“我现在就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画画也是这样，我慢慢画，不着急。现在我的画还在发展中。”

靳尚谊先生几度提到，他十分怀念上世纪50年代时，人们内心和社会整体氛围的安静。这也是他十分郑重地要告诉青年人的。“无论社会状况如何，仍应该沉下心来认真真做学问，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他还说中国的未来在年青一代身上，普及美育当前最基础的工作是要重视全国中小学老师的培养，尤其要强调他们在传播知识之外所必须具备的修养与人品的锤炼。“怎样使他们对美的感受达到一个高度，这是当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你们要有深刻而率真的情感，千万不要迟疑，要把亲身的感受表达出来，即使与现存思想背道而驰。也许最初你们不能理解，但你们为此遭遇的孤寂是暂时。不久之后，许多朋友会走向你们。创作的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战栗、生命。”这是他不久前在央视《朗读者》节目现场为大众朗读的语句，也是其不平凡人生的艺术箴言吧。



交响红白黑油画 113×182厘米 2005年 闻立鹏



途中(油画) 100×96厘米 2015年 靳尚谊